

14

# 毛泽东要整谁的风?

回顾共和国风雨岁月 再现毛泽东暮年人生



##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顾保孜 撰文 杜修贤 摄影

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发展与结局,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

1971年初,北戴河的海边寒风呼啸,这块度假胜地一片肃杀。夏日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海岸线,此时显得格外空寂而辽阔。

中央领导人用来消暑避暑的别墅区里,除了一些工作人员看管空房子外,很少再见首长们的身影。但是林彪却在最为清淡的季节里住进自己远离海边,也远离其他领导人的北戴河东联峰山莲花石旁的别墅。此别墅也叫莲花石别墅,又因在北戴河直管理处别墅楼中排序96号,亦名96号楼。可它与毛泽东的95号别墅相距甚远。因为林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故而别墅也被亲密地连了号。不过当地老百姓还是喜欢直呼其“林彪楼”。

这座楼是林彪如日中天之时修建的,按照林彪提出住得离热闹的地方远点,离其他首长远点,离海边远点的“三远点”要求,最后选址在原莲花石公园内,一处被大火烧毁的“松涛草堂”旧址上,1969年完工。

这个青灰色工字形二层小楼,外观很普通。但内部设施颇具匠心。室内墙壁极为宽厚,木质门窗非常坚硬,窗户全部用厚重的红色落地窗帘遮掩,密不透风。一楼分别有林彪和叶群的卧室、盥洗室和办公室,林彪卧室可以放映电影。在一楼转角处有一室内游泳池,是专门为叶群设计建造的。林彪因为战争年代负伤,伤到了中枢神经,从此怕风怕水。所以在他的别墅可以看见一处特殊的设施——一个带有屋顶天窗的日光浴室。

林彪经常躺在天窗下的大躺椅上闭目养神,既享用了温暖的阳光,又躲开了风雨侵袭。这个天窗下的咫尺方寸世界不仅是林彪修复伤病的处所,也是思考问题的地方。去年离开庐山是非之地之后,他需要一个地方“疗伤”,那么,这个天窗下便是他的心灵理疗站,太阳再次给予了他温暖的安抚。

然而,这个世上并不是阳光下的一切都是光亮的。阳光投在林彪干枯的身体上,他内心却心灰意冷,温度降到冰点。

自从在庐山他与毛泽东之间关系陷入僵局后,冰冷的气氛就一直挥之不去,笼罩在他们的周

围。即使1971年新年的钟声也没能让林彪的心情好起来。

新年一过,中央又开始了“文山会海”的日子。

从1月15日到2月5日,周恩来一连主持了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各地传达贯彻整风问题。

2月1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近日工作安排;当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毛泽东这个批示可谓是语词严厉,谁也不敢再走和风细雨,以维护团结为大局的泛泛批判之路了。第二天,即20日,周恩来就根据毛泽东19日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

这样一来,中央进行的“批陈整风”运动,大有层层推进,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态势。

陈伯达为何倒台?毛泽东要整谁的风?林彪应该比谁都心知

肚明。

按照战争年代的习惯,林彪总是喜欢计算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这场仗能打还是不能打?都在他计算后得以决定。这次与毛泽东较量,肯定是难胜算的……可是林彪为人性极强,从不服软,曾在疆场上征战厮杀了大半生的他什么也不承认自己有错。不管毛泽东如何旁敲侧击,他都一概装聋作哑,绝不公开站出来检讨。

林彪读史时总结出来的“与其坐待而亡,不如起而伐之”的体会,他打算付之于实践,并且依靠自己的儿子林立果作为他手中与毛泽东最后摊牌时的“杀手锏”。

实际上,林彪早就开始培养林立果。还在“文革”之初天下大乱的时候,林立果就被送到吴法宪所掌管的空军“锻炼”,随后又迅速入党提干,并且在空军内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很快就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名为“调研小组”的小圈子,发号施令,权力极大,俨然成为整个空军的太上皇。庐山会议期间,林彪还特意把林立果带上山,要他在政治斗争中磨练。让年轻的“革命后代”亲眼目睹了一场“大有炸平庐山,地球停转之势”的党内路线斗争。

# 财富会流动

1

《财富如水》一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伤痕文学”运动的创始人,著名作家卢新华先生又一部经典性作品。作家站在东西方哲学和历史的高度,以赌场生活作为切入点,细心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了财富所具备的水一般的特征和性质……

作者通过对“财富如水”性质的剖析,廓清了世人在财富认知问题上存在的许多误区,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在推荐语中表示:“财富对每个人都极其重要,然而如何获取财富和如何对待财富将是一个与人的生命同等深奥和深刻的问题。《财富如水》为我们透析了这样一个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因而读它有无限益处。”

我对财富最直观、最深刻的印象还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扑克牌赌场。那时,我是一位资深发牌员,每天一上牌桌,除了阅牌无数,阅人无数外,便是面对一摞摞、一堆堆五颜六色的筹码。那些筹码的面值有一元、二元、三元,也有五元、十元、百元乃至千元不等的,我的工作便是在发牌、阅牌、叫牌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双手变成“收割机”或者“推土机”,不断地将玩家们下注的筹码收拢,接驳到牌桌的中央,然后再转运、推送到赢家的面前。时间长了,就有一种错觉——

那些固态的塑料筹码虽然摸上去硬硬的、沉沉的,很有质感,却似乎又是液态的,总在绿色的丝绒桌面上经久不息地流来淌去,只是每副牌下来,流出和淌入的方向常常让人捉摸不定罢了。常常看到满面春风的张三面前高高堆起了筹码,不一会儿便又整整齐齐地码到了李四的面前,而如果李四不见好就收,那些筹码很快又会一点点流入它处……所以,我观那一枚枚的筹码其实也就是水滴,那一堆堆的筹码则是一汪汪的“水”,那一张张圆形的铺着绿丝绒的牌桌,则是一处处碧波荡漾的“荷塘”。于是,放眼望去,偌大的赌场内,一时间竟然波光潋滟,水汽蒸腾,俨然一片财富的“湖泊”了。

而赌场之外,无论白昼还是晴雨,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车辆载着赌客和金钱从四面八方涌向这片“湖泊”,一如湍急的山间小溪。所以,我也时常惊叹赌场老板“筑巢引凤”和调动人们换一种方式“捐款”的本事和能力。有时忍不住想:这赌场其实还是个“流水作业”的“屠宰场”,每个进得门来的玩家,别看一个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

花枝招展,看上去也胸有成竹,老谋深算,充其量也不过是些待宰的猪啊、羊啊什么的。有趣的是,他们在被“放水”或“抽血”前,一个个似乎还都兴高采烈,欢天喜地。

有一天,我忽然就由这赌桌上的财富,联想起人世许多其他名目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的性质。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曾写过一首《好了歌》,这句歌词给我的印象很深,可以说是道尽了人生和财富的“空相”。但就我的体会,财富应该还有另一种特别的性质,那便是——“水相”。

水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性质或特征便是“流动”。

雪山之巅的皑皑白雪化成春水在石脊和岩缝间穿行;雨后山涧迅速鼓胀起的溪水,掩过浓绿的树荫,越过千缠百绕的藤萝,撞过砥柱中流的巨石汨汨流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述和反映了水的这种“流动不息”的性质。古希腊一位叫赫拉克利特的先哲也曾大发感慨:“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不仅自然界的水是不停地流动着的,我们人类身体里面的水也从未停止过流动。从这个意义上,不仅我们人类的生命,甚至世间万事万物的生命也是靠水的流动来维系的。我曾经目睹过几个十分亲近的先辈的离世过程,其濒临死亡的先兆也常常是从身体的“排水功能”一点点丧失开始……

故我们说财富如“水”,首先是说财富具备了水一般的流动的性质。

赌桌上的筹码在赌徒间流来淌去,一张张美元从一个人的钱包里摸出来,换成筹码,再变成美金分送到他人的口袋里去;银行里的钞票从这个窗口收进来,再从另一个窗口放出去;投资商借了银行的贷款投资房地产,赚了钱后再去办厂;果农卖水果赚了钱,再去买家电;家电商赚了钱再去投资食品业;农民工进城打工挣了钱,节日和岁末回家时将钱“铺”到铁路、公路上、飞机上,“撒”到江水里、海水里、商场里……于是,财富便主要通过货币的形式,在人与人之间水一般荡漾开来。



## 《财富如水》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卢新华

赌场发牌员别出心裁论述财富和人的关系

32

# 我求您了,到医院看看吧

80后新妈上岗 做孩奴也可以快乐幸福



## 《孩奴:新妈上岗记》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作者:林琳

孩子究竟是爱情结晶,还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孩奴》中,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将孩子以后,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明明知道汪明才是心脏病犯了,自己应该打120,可吕森说什么也找不到电话了。本想找去电话,可又听到岳母让找药,吕森又想找药,但究竟要找什么药,他也不清楚。想找药的时候,又听到“人工呼吸”这几个字,明明是兽医,也有一些医学常识的他又不知道人工呼吸应该怎么做。

露露抱着正在吃奶的霖霖冲出来,发现吕森下半身死死地钉在地板上,而上半身在不停地左右摇晃着。

“吕森,先打120啊。”汪露露看到躺在地上的父亲,立刻觉得心头好疼好疼,“快打啊,别站着不动啊。”

“120,电话,我电话在哪儿?”吕森不知所措地问。

汪露露也急,可她知道自己电话在哪儿,于是又抱着霖霖跑向房间拿电话。

正在吃奶的霖霖被放在床上,汪露露迅速地拨通了急救电话,“快派车,家里有病人,心梗。地址……”汪露露一边说一

边盯着霖霖看,她担心在这个时候孩子会不小心掉到地上。真是顾了小的,顾不了老的。

“快啊!露露,你爸不行了。快啊!”客厅中传来葛承艳的哭声,“老汪,你醒醒,醒醒啊。”葛承艳开始用力地捶打汪明才的胸部。

汪露露再次抱起霖霖冲出来的时候,发现吕森面色发白仍然站在原地不动,立刻踢了他一脚:“快,穿衣服。一会儿救护车就到,需要你下楼去接。”

“啊!”吕森惊叫一声,一溜烟地冲进卧室拼命地往身上套衣服,慌乱中,他居然把汪露露的毛衣套在了头顶。

“那是我的。”汪露露大叫。

“怎么了这是?”似乎听到了汪明才的声音。

一家人安静了下来,霖霖在汪露露肩头东张西望着。

了。吕森,你爸醒了。”

吕森顶着汪露露的毛衣跑了过去,“爸,您别动。救护车马上就到。”

“爸,您千万别动。”汪露露见汪明才醒了过来,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刚刚的一幕在脑海中闪过。

“吕森,把衣服穿好,下楼接救护车。妈,你把衣服穿上,一会儿跟车一起去医院。爸,你听我话,千万别动。”汪露露抱着霖霖冷静地分派着。

汪明才吃力地挣扎着,他想坐起来,可努力了几次都未成功。“我怎么躺在这里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您别动。如果不想吓到霖霖,您就听我的。”汪露露轻轻地摸了摸霖霖的头发,小家伙似乎知道姥爷生病了,他乖乖地趴在妈妈的肩头盯着姥爷看。

“我不去医院。我没事,缓一会儿就好了。”汪明才任性地扭动着身子。

“吕森,药,药在书架上。”冷静下来的汪露露突然想

到速效救心丸所在的位置。那是吕森的药,吕森心脏也不好。

吕森从书架中拿出药瓶,倒出十五粒黑色的小药丸塞进汪明才的口中。

120急救车到了。

为了避免霖霖受到惊吓,汪露露只能抱着孩子躲在卧室里。她听到医护人员说:“量不到血压,必须送医院。”又听汪明才说:“我不去,我没事。过一会儿就好了,我要照顾孩子。”然后又又是吕森和葛承艳的劝说声以及医护人员的犹豫声。很明显,汪明才拒绝到医院救治。

“爸,我求您了,到医院看看吧。”汪露露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霖霖惊恐地看着妈妈。“爸,为了我,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您就听我们的吧。”

葛承艳哭了,吕森也哭了。汪明才被救护车接走了,家里只留下汪露露和霖霖。

面对困难的时候,人们会突然觉醒。

汪露露此刻也是。她突然发现一直以来自己并没有好好地照顾父母,她一直认为他们年轻,他们什么都能做,却却忽略了他们早已步入了天命之年。

汪露露开始厌恶自己。